

ASSASSIN'S  
CREED

刺客信条官方小说系列之 ④

# 刺客信条

遗 弃

F O R S A K E N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/ 著 夏青 汤姍华 / 译



OLIVER BOWDEN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刺客信条：遗弃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 夏青 汤姗华 译



Assassin's  
Original En... d by Penguin Books Ltd, London  
Copyright © 2015 Ubisoft Entertainment. All rights reserved.  
Assassin's Creed, Ubisoft, Ubi.com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 
Entertainment in the U.S. and/or other countries.  
All artworks are the property of Ubisoft.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。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刺客信条：遗弃 / (英) 波登著；夏青，汤姗华译. 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5.6

ISBN 978-7-5133-1808-2

I. ①刺… II. ①波… ②夏… ③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3781 号

---



幻象文库

## 刺客信条：遗弃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 夏青，汤姗华 译

策划编辑：陈曦 贾骥

责任编辑：陶凌寅

特约编辑：王骏 何点 林雅笛

责任印制：韦舰

装帧设计：@broussaille 自制

---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本：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：11.75

字数：170千字

版次：2015年6月第一版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1808-2

定价：3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序 言

我以为自己已经对他足够了解，但直到读了他的日记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他。然而为时已晚，我已经来不及告诉他，我误会了他。我十分懊悔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

# 第一部分

摘取自海瑟姆·E. 肯威的日记



1735年12月6日

两天以前，我本该在位于安妮女王广场的家中庆祝自己的十岁生日。但是，我的生日却完全被忘记了：那天根本没有任何庆祝活动，只有葬礼。而我们家被烧毁的房子，在安妮女王广场那些高耸的白砖宅邸之中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焦黑腐坏的牙齿。

目前，我们暂时住在父亲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处房产里。这是栋很漂亮的房子，虽然我的家人悲痛欲绝，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崩溃瓦解，至少这房子仍值得庆幸。我们会待在这里，茫然失措——犹如动荡不安的鬼魂一般——直到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作出决定。

大火吞噬了我的日记，所以写下这篇日记感觉就像是重新开始一样。既然如此，也许我该从自己的名字开始，我叫海瑟姆，这是一个阿拉伯名字，却属于一个家在伦敦的英国男孩，这个男孩从出生以来，直到两天前都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，一直回避着这座城市其他地方存在的最糟糕的污秽与肮脏。从安妮女王广场，我们能看见河水上方飘

荡的雾气与烟尘，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饱受臭味的困扰，我只能把那股味道形容为“落水马”，但我们并不需要穿过这些布满了制革厂、肉铺、臭气熏天的垃圾和人畜粪便的河流。这些腐臭的污水河加速了疾病的传播，比如痢疾、霍乱和小儿麻痹症……

“你一定要裹严实一点，海瑟姆少爷。不然你也会被传染的。”

在穿过田野前往汉普斯特德的路上，我的保姆过去常会带我绕开那些咳嗽不断的可怜人，还会遮住我的眼睛，不让我看到那些身体畸形的孩童。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疾病。我猜这是因为人们没法和疾病讲道理：既没法贿赂它，也不能拿起武器反抗它，而疾病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。它真是个难缠的敌人。

而且，疾病来袭时也毫无预兆。所以每天晚上他们都要检查我身上有没有出麻疹和水痘的迹象，然后把我不健康的消息报告给我的母亲，她会来吻我并道晚安。我是个幸运的人，你瞧，我有个吻我并道晚安的母亲，我的父亲也会这样做；他们爱我和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珍妮，他们告诉我何为富有何为贫穷，不断向我灌输我有多幸运，还一直敦促我要为他人着想；他们还雇了家庭教师和女佣来照看我和教育我，好让我成长为一个道德高尚，有益于世界的人。我是幸运的，不像那些小小年纪就要在田里、在工厂里或是爬上烟囱干活的孩子们。

虽然有时候我也想知道，其他那些孩子，他们有朋友吗？如果他们有的话，那么，当然我不至于笨到去羡慕他们的生活，因为我的生活远比他们要舒适得多，我只羡慕他们一件事：朋友。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也没有和我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，而且，要说去交朋友的话，嗯，我又有些害羞。此外，还有另一个问题：有些事情在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显露出迹象了。

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。安妮女王广场上的宅邸都是毗邻而建，所



以经常能看到我们的邻居，要么是在广场上，要么是在他们屋后的庭院里。在我们家一侧住的一家人，家里有四个女孩，其中两个和我年纪差不多。她们经常在自己家的花园里跳绳或是玩捉迷藏，一玩起来似乎就是几个小时，当我在家庭教师老菲林先生的密切监督下坐在讲堂里的时候，常常能听见她们嬉戏的声音，老菲林先生有一双浓密的灰色眉毛，还喜欢抠鼻子，不管从鼻孔深处抠出什么东西来，他总会仔细研究一番，然后偷偷地吃掉。

那个特殊的下午，老菲林先生离开了房间，我一直等到他的脚步声渐渐听不到了，才放下我的算术题，起身走到窗前注视隔壁宅邸的院子。

这家人姓道森。道森先生是一位国会议员，我父亲是这么说的，道森先生几乎从不掩饰他那张阴沉的脸。他们家的花园高墙环绕，不过，尽管花园里的树木、灌木都长得枝繁叶茂，鲜花盛开，从我家讲堂的窗户外仍然能看见他们家花园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能看见道森家的女孩子们在外面玩耍。这次她们改玩跳房子了，她们用玩铁圈球的木槌在地上摆了个临时的线路，看起来她们玩得并不是很认真，也许那两个年长的女孩正在教那两个年幼的女孩游戏的要领。我看见一团模糊的发辫和粉红色的绉褶套裙，她们又叫又笑，我偶尔还听见一个成年人的声音，可能是个女佣，她在一片低矮的树荫下面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

在我看着她们玩耍的时候，我的算术题就无人搭理地留在了书桌上，突然间，其中一个年幼的女孩，可能比我小一岁左右，抬起头来，看到了窗台边的我，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。

我倒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非常犹豫地举起一只手挥舞起来。让我惊讶的是她对我报以笑容。接着她唤来了自己的姐妹，四个人聚在一起，

兴奋地伸长了脖子，用手遮住阳光望着讲堂的窗户。我就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站在那里——除了这个展品会动会挥手，而且还因为尴尬略微有些脸红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依然感觉到了某种感情绽放的温暖柔和的光芒，那或许就是友谊吧。

当她们的女佣从树荫下方出现时，这一刻也随之破灭了，她生气地瞥了一眼我的窗户，脸上的表情让我知道她是怎么看我的——一个偷窥狂，甚至更糟——然后她领着四个女孩走出了我的视线。

我以前见过那个女佣看我的那种眼神，现在我又一次见到了，不管是在广场上还是在田野里，总有这种眼神跟在我身后。记得我的保姆是怎么带我绕开那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吗？其他的女佣们就像那样领着她们看管的孩子们避开我。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是为什么。我没有疑问过是因为……我不知道，我想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理由去疑问这些：有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，而我并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。

我六岁的时候，伊迪丝给了我一套压平的衣服和一双银搭扣的鞋子。

我从屏风后面走出来，脚上蹬着这双搭扣闪闪发亮的新鞋子，身上穿着马甲和短上衣，伊迪丝叫来了一个女佣，她说我看起来和我的父亲简直一模一样，当然，换这套衣服的目的就是这样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的父母亲都过来看我，我敢发誓父亲的眼睛有些模糊，而母亲则根本毫不掩饰，她就这样突然哭了起来，之后在保育室又哭了一次，一边哭一边轻轻地拍着手，直到伊迪丝递给她一块手帕。

我站在那里，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，而且博学广识，同时又一次觉得脸颊有些发热。我发觉自己很想知道，道森家的女孩子们会不会觉得我穿着这身新衣服颇为精神，颇为绅士。我经常想起她们。我有

时候能从窗边看到她们，她们有时沿着自己家的花园奔跑嬉戏，又或是在宅邸门前被人护送着登上马车。我幻想着她们中有哪一位能再偷偷抬头看我一眼，可如果她看到了我，也许不会再有微笑和挥手，只有与那个女佣相同的表情。

所以我们家的一侧住着道森家：这些难以捉摸的，梳着辫子，玩着跳绳的道森家女孩儿们，而在另一侧则住着巴雷特家。他们家有八个孩子，有男孩也有女孩，虽然我同样很难得才能见到他们。与道森家一样，我与他们的接触仅限于看到他们登上马车，或是在田野里远远地看到他们。在我八岁生日前不久的一天，我在花园里沿着边缘散步，顺着高高的花园围墙上破损的红砖墙拖着一根棍子。偶尔，我会停下脚步，用棍子翻开石块，观察下面慌忙逃命的各种昆虫——木虱子、千足虫，还有像是伸展自己长长的身体一样蠕动着逃走的蠕虫——这时我不经意间走到了通往我们家与巴雷特家之间一条过道的门前。

厚重的大门被一块巨大、已经生锈的金属挂锁锁上了，看上去似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开过，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又把锁拿在手心里掂了掂，这时我听见一个男孩说话的声音，低声细语，语气有些急切。

“嘿，你说。他们说的关于你父亲的事情是真的吗？”

声音从门外传来，虽然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分辨出来——那一刻我震惊地站在那儿，差点被吓得僵在那里。接下来，当我从门上的一个洞里看到一只眼睛正在盯着我的时候，简直大吃一惊。这时问题又来了。

“快说啊，他们随时都会叫我回去的。他们说的关于你父亲的事情是真的吗？”

我冷静下来，弯腰让门上的洞与我的眼睛齐平。“你是谁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我，汤姆，我住在隔壁。”

我知道汤姆是他们家最小的孩子，跟我差不多大。我以前听说过别人叫他的名字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说。“我是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海瑟姆。”我答道，我有些好奇汤姆能不能成为我的新朋友。至少，他的眼睛看起来很友善。

“真是个奇怪的名字。”

“这是个阿拉伯名字。意思是‘雏鹰’。”

“噢，这就说得通了。”

“你说‘说得通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哦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感觉这就对了。那边就你一个人住吗，你那边？”

“还有我姐姐，”我反驳道，“还有我母亲和父亲。”

“你家人很少嘛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听我说。”他靠了过来，“那是真的吗？你父亲真是他们说的那样吗？你可别想撒谎。你知道，我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。我马上就能分辨出来你是不是在撒谎。”

“我不会撒谎。我甚至都不知道‘他们’说他是什么，又或者‘他们’究竟是谁。”

与此同时我有了一种古怪而且不太愉快的感觉：似乎在什么地方有某种关于哪些东西可以算是“正常”的概念，而我们肯威家肯定并不属于其中。

也许那只眼睛的主人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什么，因为他赶紧补充道，“对不起——如果我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，那真是对不起。我只是很感兴趣，就是这样。你知道，有个传言，如果要是真的就太刺激了……”

“什么传言？”

“你会觉得这有点儿荒唐的。”

我鼓起勇气，朝洞口靠近了些看着他，和他互相瞪着眼睛，我问他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说了我父亲什么？”

他眨了眨眼。“他们说他曾经是个——”

突然他身后传来一身怒吼，我听见一个愤怒的男人在叫他的名字：“汤姆！”

他吓得退了回去。“哦，该死。”他赶忙低语道，“我得走了，有人在叫我了。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吧。”

他离开以后，我独自留在那里疑惑他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什么传言？关于我们这个小家庭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

与此同时，我也想起得赶紧动身了。现在已经接近中午——武器训练课的时间快到了。

1735年12月7日

—

我感觉自己有如消失不见，仿佛我已经陷入了一个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世界。周围的成年人紧张地对话着，他们面目憔悴，女士们则哭泣不止。火焰并未熄灭，当然，除了我们几个人，还有那些从烧毁的宅邸里抢救出来的财物，整座房子里空空荡荡，始终让人觉得寒冷。屋外已经开始飘落雪花，而室内则满是冷入骨髓的悲伤。

除了写日记，我几乎无事可做，我希望能把自己截至今日的人生故事都记录下来，但似乎要说的话比我原先所想的要多得多，而且，当然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葬礼，今天是伊迪丝的葬礼。

“你确定吗，海瑟姆少爷？”贝蒂先前过来问道。她的额头因为忧虑堆起皱纹，双眼则透着疲惫。多年以来——就我记忆所及——她一直在协助伊迪丝的工作。她同我一样失去了亲友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，我穿上平日的衣服，为了今天，我系了一条黑领结。伊迪丝在这世上一直孤苦伶仃，所以聚集在楼下举行葬礼餐会的都是幸存下来的肯威家人与佣人们，席上有火腿，麦芽酒与蛋糕。餐会结束之后，殡葬公司的人已经喝得有些醉意，他们把她的遗体载上灵车，准备送往教堂。我们在灵车后面坐上了悼丧的马车。我们家只需要两辆就够了。葬礼结束之后，我回到了我的房间，继续记述我的故事……

## 二

在我跟汤姆·巴雷特对话几天以后，那些话依旧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。所以，有天早上我和珍妮一起单独待在会客厅里的时候，我决定问问她这件事。

那时我就快八岁，而珍妮已经二十一岁了，我们俩的共同之处，就跟我与那个运煤的人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。如果按我想的话，可能还更少一些，因为至少那个运煤的人和我都喜欢笑，而我很少看见珍妮面露微笑，更别说是大笑了。

她有一头闪亮的黑发，她双眼乌黑，而且……嗯，要是我就会说“睡眼惺忪”，虽然我曾听到有人形容那双眼是“深邃忧郁”，甚至于，曾经有过至少一位爱慕者说她拥有“朦胧迷离的眼神”，不管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珍妮的外貌是个热门的话题。她是个绝色的美人，或者说我经常听别人这样讲。

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。她只是珍妮而已，她总是拒绝和我一起玩耍，我早就放弃再去问她了，每当我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的的时候，她总是坐在高背椅上，低头做缝纫，或者是刺绣——不管她做的是什，总是

要拿着针和线。而且还绷着脸。爱慕者们说她有朦胧迷离的眼神，我管这叫绷着脸。

关键在于，尽管我们就像是各自生命中的过客，像是在同一座港口周围航行，虽然擦肩而过却从无交集的不同船只，但我们却有着同一个父亲。而珍妮比我大十几岁，她比我更了解父亲。所以尽管多年以来，她一直说我太笨或是太年轻所以无法理解——或者是太笨而且太年轻所以无法理解；甚至还有一次她说的是太矮所以无法理解，不管那是什么意思——我还是常常试着跟她交谈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因为，就像我说的，离开的时候我总是糊里糊涂。也许我是为了激怒她。但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下，在我跟汤姆对话大约几天之后，跟她聊天就只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好奇，想要搞清楚汤姆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所以我问她：“别人都是怎么说我们家的？”

她夸张地叹了口气，从针线活里抬起头来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自大狂？”她问道。

“就是——别人都是怎么说我们家的？”

“你是在讲那些流言蜚语？”

“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。”

“你在乎这些流言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有点太——”

“我在乎。”我打断了她的话，抢在我们的话题转移到我太年轻、太笨或是太矮之前。

“你在乎？为什么？”

“有人跟我说了些关于我们家的闲话。”

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把手里的东西塞进腿边的椅垫下面，撅起了嘴唇。“谁？谁说的？他们说了什么？”

“院子里那道门边上的一个男孩说的。他说我们家很怪，还说父亲



曾经是个……”

“是个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她微笑起来，又拿起针线活。“所以这就让你开始胡思乱想了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难道你不想知道吗？”

“所有我该知道的事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”她傲慢地说，“而且我告诉你，我才不在乎隔壁家里说我们家什么闲话。”

“好吧，那你告诉我。”我说，“父亲在我出生以前究竟是做什么的？”

珍妮还是会笑的。她占上风的时候就会笑，当她能对某些人施展一点小小的影响力的时候也会笑——尤其是在某些人的面前。

“你会知道的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时机成熟的时候。毕竟，你是他的男性继承人。”

我们俩沉默了好一会儿。“你说‘男性继承人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，“你不是男性继承人又有什么不同？”

她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，现在这会儿区别并不大，你有武器训练课，而我没有。”

“你没有？”仔细想想，其实这件事我早就已经知道了，而且我也曾疑惑过为什么我练的是剑术，而她练的是针线活。

“不，海瑟姆。我不需要武器训练。没有哪个孩子要做武器训练，海瑟姆，反正在布卢姆斯伯里没有，也许整个伦敦都没有。除了你。难道没人告诉过你吗？”

“告诉我什么？”